



闰土（组诗）

■谷与麦（重庆）

迅哥儿

“说不出话来”
却留下了很多的文字
在故乡，在鲁镇
在那苍茫的暮色里
你的迅哥儿
已老态龙钟
已忧虑成疾
已满目沧桑

乌云压抑着苍穹
乌蓬船向更深的黑暗飘移

你们曾同一口锅灶吃饭
同一条河流喝水
你的筋骨牢牢俯贴大地
迅哥儿的筋骨
却一直在烈火中炙烤
在血泪中煎熬

“地上本没有路
走的人多了
才成了路”
可迅哥儿坐在那把椅子上
好像一刻也不曾离开
那把椅子
一生都在帮他思索

你，应该才是鲁镇上
那个走路最多的人
只是你的痛
是灼痛
迅哥儿的痛
是痛彻

在那个暗黑的世界
只有苍黄、萧索
和悲凉……

银项圈

命里的事
难以言说
一个闰月出生
五行缺土的人
神佛面前许下愿心
把命数，交给了一个银项圈
把宝
押在了命运的赌桌上

从此，香炉和烛台
捆绑着你
一场祭祀
显得愈发神秘

你和迅哥儿
因为这场祭祀
把命运交织在了一起
演绎出的，却是
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

神说：命里有，终将有
是的，你有六个孩子
除此，你好像
什么都没有
生活在鲁镇
一生都没有走出
那方狭隘的天地

故乡的灰暗
却压抑着
另一个远离了故土的人
喘不过气来

六个孩子

六个孩子
就是勒在你肩胛上的
六根绳索
拉扯着你摇晃的身躯
在鲁镇，你弯成了一道弓
像一个木偶

“脸上刻着许多皱纹
却全然不动
仿佛石像一般……”
你一生，有说不出的苦啊
却又形容不出
紫色的圆脸
变成了灰黄
红活圆实的手
粗笨而又开裂
成了松树皮

你拿着旱烟管
不停地抽
默默地抽
难道是想趁早，把自己
燃成灰烬？

一生麻木，辛苦
你是闰土
水生是闰土
你们个个都是“闰土”
在那方土地
惟有迅哥儿没成闰土
他成了后来的“鲁迅”

我的爱越来越小（外二首）

■姜华（陕西）

又一个冬天到来，我的爱落满了雪花
人过中年的我，骨头仍在燃烧
我不明白，自己究竟丢失了什么
曾经辽阔的爱，就像秋后树上的叶子
一片一片被风摘下

我看到一棵挣扎在冬天的老树
抱紧最后一片叶子取暖
一只母雁把草窝让给孩子
最后把自己冻死

在后疫情时期，我的爱越来越小
历经恐惧、焦虑和无奈，骨头里的盐
火种和水，已所剩无几。我现在
把三分之一的爱，留给亲人和血缘
余下的部分我捐给悲悯、同情和泪水，最后无疾而终

请原谅。我这样选择：一杯清茶
一碗热饭，几两诗歌，以及平安、爱和温暖，请慈悲的上帝
在这个冬夜，赐予我

寒意

抵御外部的寒冷和恐惧，我经常
像粽子一样，把自己包裹起来

来自身体内部的寒意，经会让人
抑郁、绝望，无法扑打

窗外的风，拚命抽打着柳树的枝条

想让这个冬天屈打成招

天堂或地狱之门开启、关闭时间
翻遍了所有托词和借口

至少

至少，我现在每天还能看到日出
或日落。至少我每天还能看到
或听到亲人、方言、鸟语
熟悉的脸庞。如雾岚，在房后
先人们的坟莹上起落

我庆幸。自己还能在每天早上
准时醒来。可是有些事物
却不声不响地睡着了
永远睡着了。也许是一棵树
或者是另一棵树

像一个隐喻，或魔咒。谁也解释
不了，同一条道上，那些
不同的叹息声。我庆幸我今天
还是
幸福的，我还活着。至少

凌云寺（外一首）

■李洪（四川）

似乎有木鱼敲击声。来不及焚香
一顶藏蓝色帽子
挡住了菩萨垂怜的目光

绕过廊柱，找不到披着狼皮的猫
北窗下发出异响的，也许是唐朝僧人
遗落的谏语

斜阳照拂的俗世，聒噪和喧嚣
到处弥散
向左，仍能看见反复修缮的佛头
树无语，东逝的江水没有归路

沦陷的兀石上，没有参禅的人

寅时

仅剩一口酒，门外
似乎有脚步声

红色座机匍匐在鞋柜上
遗忘是唯一的修辞

反光的钉子上，没有星月配饰的
钥匙扣

想起一场雨，一顶落在芒种的
草帽
仍能听见失忆的叶子在啜泣

蜘蛛早已睡去，灯光昏白
无法映射日本扉页上
失去光泽的忘忧草

影子倒在青花瓷瓶左边
像某个侧身而卧的故人

鸟啼醒原乡宁静的梦境（外一首）

■刘伏初（湖南）

雾被风织成一张天网，恢宏，
大气
在天地间抖动，像是要网尽太

多人的心事
桃花鲜艳欲滴，那个纯洁的创
口鲜艳欲滴
无法记住风的细节，鸟鸣涧，
乱山的阵脚
鸟的翅膀很轻，顺势扇动往事
往事如烟似雾，单等风来吹散
内核直抵心灵，告别总在今明
两天
已经打下雾的印痕，已经有了
烟的影子
很多东西在驶离那株桃树，驶
离某个象征
过去的日子不会重来，好多花
又会
厚颜无耻重开，世界正在讲究
和不讲究间
作着遗憾的妥协，如果都是针
尖对麦芒
连宇宙都没法活，在日子的深处
没人记得那份深沉，所为何事
在阴雨天，不要企求阳光
很多东西就是这样，看得贱了
倒显珍贵
来不来了都一样，它倒是来了
总在伤感，总在系念，远方有
了山一般的回声
是召唤？是梦醒？是阳光照耀
的世界

阳光流失的正午

我曾经在地的深处，端着沉甸甸
的风枪
向岩壁凿去，我向它发起了疯狂
的进攻
不想停下来，我要用一己之力
凿穿地球
看穿了的那边藏了些什么东
西，换了钻杆
长长的那种，换了十个钻头，
金刚石的那种
钻杆还是不够长，钻头还是不
够硬
一切证明我是枉费心机，徒劳
无功
我沮丧至极，恨不得用炸药垒
成一个极限
把地球炸一窟窿，最好炸通一
条线
让另一个星球的风，吹遍有望
之望

风翻开落叶，翻开，几万年的
不成熟
无法抵达欲望的深部，御风而
行
风在浪迹天涯，看花开的样子
喜不自禁，太阳躲进云层，让
光影斑驳
午觉醒来，青草在雨中翻身
藤蔓向着空中攀援，像极我的
生活无助
露珠顶着草尖，在风中飘摇滑
落
哪怕就是那么一瞬，也要让晶
莹成为美好记忆

我分明看到，阳光猛击了树叶
一掌
那飘零的身姿，化作了高空的
舞蹈
蝉声远遁，透明的蝉翼经不起
哪怕一丝雨
落下，秋风起，秋声唱，是金
黄稻穗
或是菊花分外香，只是不再去
透长安
月季花依然鲜红，桂花如丹

低处（外一首）

■一寒（陕西）

一场噼噼啪啪的雨
天空像我那淘气的小孙子
脸说变就变。雨下起来的时候
我还没有走进村子。满脸的热
情
一下子被浇成了落汤鸡
这可不好，这不是我想要的

乌云密布，如同承恩先生笔下的
妖怪
在头顶盘旋着，像是要吞下整
个世界
这个夏日，这一天
为了回到一个叫南韩的村子
我把自己深深的按在了雨水里
故乡，方言，歌谣被突如其来
的雨
淹泡在了我湿透的衣衫上
跟着风，发出尖利的叫声

更远，更深处
一缕缕炊烟正在升起
一滴滴水正在落下
如同此时的我，站在噼噼啪啪
的雨
我的骨头，我的血脉，我的所
以的一切
在这里，被埋得很深，很深

这个早晨

太阳还在睡着，噙着泪水的鸟
鸣
便把我从土炕上拉了起来
村子，病恹恹的，连走路
都十分吃力。这个早晨
我突然感觉有些无所适从
心里空空如也

一个人走出村子。熟悉的气息
麻雀一样，扑棱着翅膀
在我身前身后，追着着，奔跑
着
把我的前世，我的今生，我的
卑微的生命
一遍一遍，擦拭得铮亮铮亮
在故乡的土地上行走
有骨头里的钙，血管里的盐，
伴我
我却突然哑了声音，说不一
句话来

这个早晨，坐在父亲的坟前
想想许多人，许多事
我只能，只能靠着他们
连同一株草，一缕风，几声鸟
鸣
把自己的灵魂，慢慢安妥

暴风雨中的老槐树

■王庆（安徽）

以九死的醉步
劈开无边的沧浪
千年老槐树
牢牢地站在原地
不发出半点呻吟
即使每一根筋骨被撕裂扭曲摧
残
心里仍期许暴风雨猛烈些持久
些
因为他心里掂记
脚下干涸龟裂的大地和嗷嗷待
哺的秧苗
坚信暴风雨后的欢笑和彩虹